

艾芜

艾芜全集 第04卷
春天的雾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艾芜全集

第四卷

· 春天的雾

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时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艾芜全集. 第4卷 / 艾芜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411-3856-0

I. ①艾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②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1044号


艾芜

AIWUQUANJI

全集 04 春天的雾

CHUNTIANDEWU

策 划 叶 勇 胡 焰 林文询
编辑统筹 郭 健
责任编辑 张庆宁
责任校对 王 冉 舒晓利 韩 华
内文设计 史小燕 张 妮
封面设计 任 熙
责任印制 唐 茵 等

出版发行  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时代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310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65mm × 230mm 1/16
印 张 28.25
字 数 420千
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
印 次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856-0
定 价 100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

|| 1985年8月回故乡清流镇在故居门前



|| 1979年在成都书展（左一为沙汀，左二为李致，右一为高缨）



|| 1979年春节与家人
在成都新巷子19号家中



|| 1979年夏天与夫人蕾嘉
在成都新巷子19号家中

目录

A I W U Q U A N J I

春天的雾

第一章

- 一 南下……003
- 二 女大学生的苦恼……007
- 三 春节……011

第二章

- 一 大雾茫茫的原野……016
- 二 竹篱茅舍农人家……022
- 三 田里愉快的劳动……028

第三章

- 一 开大会追查谣言……033
- 二 对笔迹一场虚惊……042

第四章

- 一 江边的早晨……048
- 二 第二天早上……053

第五章

- 一 愉快的夏夜……057
- 二 乌云出现了……071
- 三 走访支部书记……074

第六章

- 一 听到了惊人的事件……082
- 二 友谊破灭了……090

第七章

- 一 郭秀兰遭到了飞灾横祸……098
- 二 科学工作者的烦恼……105
- 三 何金蕙翩翩起舞……118

第八章

- 一 徐光秀心地上的雾更加浓重了……125
- 二 歌声洋溢的晚上……136

第九章

- 一 对贪污案发生了怀疑……145
- 二 深夜的民兵检查……154

第十章

- 一 又有可怕的谣言落在郭秀兰头上……160
- 二 一个可疑的客人……166

第十一章

- 一 风吹鸡蛋壳，财去人安乐……175
- 二 走在河边上……177

第十二章

- 一 江边的歌声……181
- 二 何金蕙下决心远走高飞……185

第十三章

- 一 郭秀兰投身月夜的江流…… 195
- 二 严永平救起了如花生命…… 199

第十四章

- 一 徐光秀不喜欢农村了…… 207
- 二 屈青秀郭秀兰重新和好…… 210
- 三 想不到的晚间来客…… 216

第十五章

- 一 郑海民到山里去…… 230
- 二 走上了邪路…… 236

第十六章

- 一 窗子外也有人偷听…… 252
- 二 屈青秀遭到了黑打…… 259

第十七章

- 一 何金蕙失踪了…… 266
- 二 牛被人杀死了…… 269

第十八章

- 一 乌云散了…… 271
- 二 郭秀兰到医院去…… 275

第十九章

- 一 玉兰花开了…… 278
- 二 大地变成金黄世界…… 285

第二十章

- 一 姊妹相认在深山中…… 291
- 二 何金蕙跳楼自杀…… 300
- 三 抓到了张林浩…… 309

第二十一章

- 一 何金蕙愤不欲生…… 315
- 二 郭秀兰扮演护士…… 318

第二十二章

- 一 山里回来…… 334
- 二 群众的愤怒沸腾了…… 343

第二十三章

- 一 生产队长流泪诉根源…… 350
- 二 支书作自我批评…… 354

第二十四章

- 一 春江花月夜…… 361
- 二 屈青秀关心妹妹的婚事…… 364

第二十五章

- 一 两姊妹再到山里去…… 380
- 二 何金蕙为朋友痛哭流泪…… 388
- 三 屈青秀的苦恼…… 393

第二十六章

- 一 严永平遇到了新的矛盾…… 399
- 二 带着苦恼回去…… 409
- 三 魂兮归来…… 419

第二十七章

- 一 幸福来临了…… 423
- 二 一个失足者的自白…… 430
- 三 重新开始投入工作的热潮中…… 434



春天的雾

第一章

一 南 下

尽管火车的窗外，是枯黄的树林，冰冻的小河，一片冬天气象，但晴朗的阳光，碧蓝的天宇，无边无际的原野，使人心胸开朗，神清气爽。徐光秀，这个大学文学系的学生，更是兴奋异常，想做一首长诗，题目也拟定了，叫作《原野之歌》。她对窗外每一景色，都很有兴趣。常常把小本子和笔拿在手里，记下几个字。火车经过铁桥，看见河里没有水，便写“干了的河，一片白沙”。看见路上有乡下妇女骑驴走亲戚，便写“骑驴女人，穿新衣”。火车到了南方，群山像乡下孩子看热闹似的，挤到铁道的两旁，有时还叫火车受到屈辱，得乖乖儿地在洞里钻进钻出。有时一钻出来，开阔的田野，点缀着村庄人家，小桥流水。有时也沿着碧绿的江边奔驰，布满常绿树林的山岭，杂着红花似的枫叶，仿佛在向火车的旅客，做着亲切的微笑。每个人都忍不住大声赞赏。徐光秀则在小本子上，记下“山之歌”三个字，这又是她要做的另一首长诗。她有时也望望车厢里的人，看他们对祖国壮丽的山川原野，是在怎样的喜悦。车厢里的人全是南下工作团的团员，有在大学读书的学生，有在研究所工作的人员。他们是由上级派到南方边远省份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首先检查社会主义在农村究竟是怎样的情形，有什么问题；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，人民满不满意。这个工作是很重大的，动员了成千成万的城市干部和学生、研究人员参加，使社会主义更加充实、大大前进一步。人人都感到兴奋，觉得责任重大，为国家建立伟大的功勋，感到自豪。学生、研究

人员从狭小的教室、研究室出来，进入广阔的天地，美景不断地出现，不消说个个人都兴奋而又愉快。

可是不久，徐光秀就发现一个年轻人，手里一直捧着一本厚厚的书，聚精会神地看，不说他不看窗外的风景，还对别人赞叹的欣喜声音也仿佛没有听见。这引起徐光秀的注意，心想一定是个小说迷，在看世界名著。她想看看，这个如此迷在书上的人，到底在看什么小说。一看并不是文学书，而是外文书籍，上面还有好多 $X+Y$ 这些公式，显然是物理数学那类科学书籍。这使她吃了一惊，读书就这样入迷么？吃饭的时候，才看见他放开书，头抬了起来，带着沉思的神情，仿佛还留在书里的世界，外在的万物，喧嚣的车轮声音，大家高声的笑语，对他一点也没有影响。徐光秀一下断定了：这是一个书呆子，可是他的相貌却叫人喜欢。明亮严肃的大眼睛，端正秀丽的鼻梁，紧闭的嘴巴，显得为人正派诚实，没有轻浮油滑的样子。整个脸色沉静，使人感到他潜藏有充沛的精力，含蓄着蓬勃的朝气，富有新鲜感，格外吸引人。

另外还有一点，令人感到与众不同。就是徐光秀这个漂亮的女大学生，引起好多眼睛直对她看，还有人想方设法接近她，同她谈话。有人还悄悄地说：“这肯定是哪个大学的校花。”又有人暗里说趣话：“火车上的皇后！”而那个一心扑在物理数学上的小青年，却对徐光秀正眼也不看一下，宛如她不存在似的。这也引起徐光秀的好奇心，想了解一下，什么东西使他成为一座与世隔绝的堡垒。当满山红色的枫叶，突然出现在车窗外边，惹起一车人都在啧啧叹赏的时候，徐光秀几乎要向埋头看书的人，提问一句：“同志，你对祖国锦绣的江山，为什么这样没有兴趣？”但终于忍住了。

住在省城招待所，听省里的管农业的一个处长介绍边地情况，徐光秀恰好同那个书呆子又坐在一道。她已打听出，他是一个研究所的学员，名叫严永平。她见他提包里，装着厚厚的外文书学书，在报告人未来之前，他就摸出来看。谁坐在他的旁边，他几乎没有感觉到。报告开始了，她看见严永平这才放下书，摸出小本子来记。记得很认真，一字一句都不漏。徐光秀则不全记，只记重要的事情。有时她也忍不住笑一下。比如听见说：“目前我们

这里的农业形势很好，越来越好。”她忍不住笑出声音，还批评一句：“八股！”就在徐光秀低声发议论的时候，这才惹得严永平向徐光秀望了一下。徐光秀忍不住说：“既然说农业形势很好，越来越好，还要我们来干什么？”并向严永平膘了一眼。

严永平并没有讲话，只向徐光秀看了一下。散会之后，徐光秀走在他的旁边，坦率地问：“同志，你听这篇报告，觉得马列主义多不多？”

严永平很诚恳地说：“很好，等于上了一课。”

徐光秀却不同意，认为回答的话，等于口头禅。学校里的同学，听了什么报告之后，开会发言讲心得，也就这么一句话，简直听腻了。她走开，不同他再讲了。但不久在招待所的背静地方，那里有树，还栽有花草，又发现严永平在看书。徐光秀忍不住朝他手上看看，又是外文的高等数学物理。徐光秀就忍着笑说：“我还以为在看马列的书呢！”

严永平脸一下子红了，勉强笑着说：“搞惯了，一下改不过来。”

徐光秀笑着说：“那么还有时间读马列主义的书吗？”

严永平微笑地说：“好在领导上只要我们看看马恩的选集。”

徐光秀没有笑了，冷冷地说：“看来他们连《资本论》也不主张读了。”

严永平连忙分辩：“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读。”

徐光秀又笑着说：“你们研究所是在搞尖端嘛，有人说，在钻牛角尖哩，这怕说的不妥当吧？”

严永平认真地说：“不妥当，说的不妥当。世界所以进步，是靠不断地解决尖端问题。比如有了半导体……”

徐光秀打断他的话，低声有力地问：“那么，你们丢下了研究尖端的工作，心里有什么感觉？”严永平一直不动声色地讲话，这下脸子变了，但他立即低下头去，掩饰他的苦恼。徐光秀不望他了，只是轻轻地叹息：“如果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，那就好了！”

严永平敏感地觉得，徐光秀的话里饱含着同情的声调，便亲切地望下徐光秀，小声地问：“你也是学自然科学的？”

徐光秀微笑地说：“我是学文学的。”接着非难自己地说：“我担心完不成

任务。”

严永平严肃地说：“一切依靠领导吧，党叫干什么，就干什么！”

徐光秀笑了一下：“我记得季米特洛夫说过这样的话：党叫干什么，就干什么，不算好的共产党员。我真不了解他的意思，请教一声，这该怎么解释呢？”

严永平笑了一笑，说：“可惜我们都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。”

徐光秀毅然地说：“那就从头学吧！”随又带着嘲弄的口气笑道：“那就首先把自己过去学的专业，放在脑背后。”

严永平同意地说：“我赞成你的意见。”

徐光秀笑起来，讽刺地说：“我看你就不该带那些书。”

严永平一下子脸子通红了，低着头，现出十分痛苦的神情，慢慢说出几句话：“我们在研究方面，同世界上别的国家比较，落后得多么远，不知道就算了，知道了可多么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。

徐光秀表示同情地说：“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同志，你能一面继续研究，一面搞运动吗？”

严永平忧郁地说：“那我想试一试，可是真难啊！离开了实验室。”

徐光秀略带感叹地说：“我们也为难啊，这学期开的美学史，又听不成了。”随又安慰自己地说：“好在有讲义，以后还可以找来看。这比研究物理好一点。你们的试验，怕中断不得吧！”

严永平激动地说：“你说得对，同志。”他觉得还没有人这样了解他的为难处境。

以后，在地区招待所、县区招待所，只要两人一见面，他就亲切地同徐光秀打招呼。他在学校读书，在研究所工作，都和女同学女同事常常见面，却都引不起他的注意。而这个脸子白净、秀丽，戴着轻微近视的金丝眼镜，有着温柔而又严肃的表情，使他生出好感，一道讲话，颇为愉快。徐光秀喜欢谈她看过的书，从亚里士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谈到黑格尔的《小逻辑》。这些都是严永平没有读过，而且连书名也不晓得的书。有时徐光秀也爱提出一些问题：“严永平同志，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，你喜欢哪一个？”

严永平对于德国的古典哲学,英国的政治经济学,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没有研究,简直回答不出来。徐光秀逐渐发现严永平同她谈学问的事情,不是一个对手。严永平的专业高深的物理数学,自己则是一窍不通,更是谈不起来。只是严永平有一点好处,对什么书都有看的兴趣。比如徐光秀讲到斯宾诺沙的《神学政治论》以及海克尔的《宇宙之谜》,他就赶快记在小本子上,准备回北京时,尽量找来看。这种认真好学的精神,很使徐光秀喜欢。他们工作团分在万安公社工作,严永平担任新桥大队的工作组组长,领导十四个生产队的工作,徐光秀则在一个生产队负责。这使徐光秀喜欢,但又很生气。喜欢,是她能够同严永平经常见面;生气,则是工作分配得不对。严永平怎能做组长呢?哪一点比她高明?如果分配得公平一点,严永平应同自己一样,搞一个生产队的工作。严永平以组长身份召集十四个生产队的工作组成员开会,传达工作团团长的指示,徐光秀心里就很不满,觉得谁又不会传达呢,这有什么了不起。两人一道谈第四生产队的工作问题,徐光秀表示反对的意见,使得严永平无法对付,只有引工作团老团长的话来压她。比如下到生产队,徐光秀主张立即开大会,让农民、社员揭发干部的问题,使干部措手不及,无法搞攻守同盟。严永平则主张从调查入手,把农民社员组织起来,成立农会,让农民社员当家做主,自己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工作组站在支持的地位。徐光秀则说,这就打草惊蛇了,应该乘其不备,不使干部有耍花招的机会。冷冷清清搞调查,不像什么运动,运动本身需要轰轰烈烈,声势吓人。严永平不能说服她的时候,便抬出老团长来,说这是老团长布置的,这才使得徐光秀没有话说。徐光秀对工作组的老团长是佩服的。她听过他的几次讲话,非常实际,总使她点头悦服。

二 女大学生的苦恼

在调查期间,首先是找贫下中农中没有问题的,作为工作的力量,然后建立起贫下中农协会,同时,也在暗中从社员那里了解生产队的仓库、财产、工分是怎样的情形,干部社员有什么样的思想。徐光秀还看了省城报纸和

地区报纸，登载新桥大队第四生产队的报道，都是讲这个队工作做得好，年年都在增产，首先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。队长尹达先，在农忙时候，总是带头下田劳动，形成劳动的热潮。半夜带起人到县城运肥，来回几十里，一点也不叫苦，又使青年安心工作，没有一个人离开农村。还讲队长尹达先出身很好，祖父、父亲都是讨过口的，他本人觉悟也高，很快就入了党。这一系列的报道，大都是农村通讯员郑海民写的。有的报道，还在通讯员郑海民后面，加上本报记者某某。徐光秀也去找过郑海民，看到他家买了不少文学书，大都是翻译外国的作品。这使她惊异，对郑海民的好学油然而敬，还见他人很灵活，对答如流。如果郑海民不是大队的会计，她就想找他筹备农会了。访问人家的时候，多半是在晚上。一问起队长，没有一家不说，幸亏队长领导得好，大家粮食够吃，工分也高，一个劳动日可得九角左右，比别的队都强一点。这使徐光秀满意，但又有些苦恼。她觉得她到农村工作是要为国家建功立业，不能无所作为。她认为严永平把她分在这样的队上工作，看来像是照顾她，实际上是看不起她。一想到这里，她非常地恼怒，要严永平给她换一个地方，让她去做点事情。但严永平经常不在他的住所，有时半夜还没见影子，他常到各个生产队去了解情况，还要到工作团去汇报，提出问题，要求解决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开始还把他带来的外文高等数学、高等物理，放在桌上，夜深回来看看，后来索性放在衣箱里，不再拿出来了。徐光秀一直找不着他，就给他留个条子：

“严永平组长同志，请你给我换个生产队，我希望到问题越多的地方越好。我在这里一天也待不下了！”

严永平第二天一早便来找她。那时一些女同志都住在新桥大队的办公室。严永平和一些男同志，则住在不远的油碾上。徐光秀没有让严永平开口，就立即说道：“你介绍一下，哪个队问题最多，就换我去！”

严永平诚恳地说：“大家还在调查啊，还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。”

徐光秀坚持地说：“还是换一换地方好，我可以重新调查。”

严永平一时没有说话，现出为难的神情。徐光秀倒反而生气了，大声地说：“这明明是在欺负人，硬要让我做不出一件事情！”